

海上明月
张九龄

□陶晓跃

张九龄是盛唐前期极为重要的诗人，20岁进士及第后，得当朝宰相张说看重，仕途上曾一路顺风。

张说，史称“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”，素有“当朝师表，一代词宗”之美誉，他引张九龄为本案，赞其为“后出词人之冠”。一时，张九龄名声大震，文人雅士云集左右。

张九龄擅长五言古诗，清人王士禛在《古诗选·凡例》中认为，唐五言古诗“夺魏、晋之风骨，变梁、陈之俳优，陈伯玉（子昂）之力最大，曲江公（张九龄）继之，太白又继之”，将他和陈子昂、李白相提并论，足见其影响之大。

《望月怀远》是张九龄极具影响力的诗作：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情人怨遥夜，竟夕起相思。灭烛怜光满，披衣觉露滋。不堪盈手赠，还寝梦佳期。”大海、明月，天涯、此时，将其缝合一体的，唯有漫漫长夜，久久难眠的一缕一缕的情思。诗的结句翻古为新，暗用晋陆机的“照之有余辉，揽之不盈手”之意。

张九龄喜以月亮为诗的意象，他的《赋得自君之出矣》“自君之出矣，不复理残机。思君如满月，夜夜减清辉”，同样擅长用“月”。“自君之出矣”是乐府旧题，诗人拈用古人成句起笔，既而写久不修理的织机残破，这一细节，展示了“君出”后，家境的萧条和落寞，凸显“思君”之意。“思君”是一种抽象的存在，将其喻为“满月”，美妙而熨帖，新颖而独特。“夜夜减清辉”，不说因日夜思念，容颜为之凋零，而说圆月渐次减其清辉而成残月，隽永婉转，真挚动人。

可官场的风云，变化莫测，开元十四年，张说被劾罢相，张九龄受到牵连，被迫外调。

“万丈红泉落，迢迢半紫氛。奔流下杂树，洒落出重云。日照虹霓似，天清风雨闻。灵山多秀色，空水共氤氲”（《湖口望庐山瀑布水》），诗人站在鄱阳湖口，眺望庐山瀑布，从高高的山巅跌落，仿佛自半天而下。云蒸霞蔚，一片绯红，一片青紫。落泉奔腾不息流过杂树，潇洒地挣脱了云层的羁绊一泻千里。阳光朗照，好似彩虹当空起舞，恍惚间似听到风吹雨打的声响。庐山真像仙境一样秀丽多彩，而眼前的落泉与天空连成一气，更是天与地的杰作。

诗人赞叹庐山瀑布的气势、风姿、神采和境界，显然有所寄托。穿过重重阻碍，摆脱层层迷雾，赢得光照，从而，积天地之精华。诗人的初心不改。

云拨日出，开元十七年，唐玄宗召拜张九龄为正四品秘书少监、集贤院学士；不久，他又升为从三品的中书侍郎，最终抵达人臣的峰巅，为正三品的中书令，位居丞相之位。

张九龄为相敢犯雷霆之威，不惜与佞党抗行。他曾弹劾安禄山，说“安禄山狼子野心，面有逆相，臣请因罪戮之，冀绝后患”，可惜玄宗一时糊涂，怕“误害忠良”，竟将安禄山放虎归山，最终酿成了“安史之乱”。张九龄的刚正不断，自然遭到以李林甫为首的一群奸人的不断诋毁，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罢相。此后，李林甫把持了朝政，这就成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分水岭。

张九龄出为荆州长史，这个时期，他写下了《感遇十二首》。诗中常常以美人香草寄托自己的政治感慨；艺术风格上，洗尽六朝铅华，以和雅清淡为宗。明人胡应麟在《诗薮》里说：“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，盛唐继起，孟浩然、王维、储光羲、常建、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，而益以风神者也。”

“兰叶春葳蕤，桂华秋皎洁，欣欣此生意，自尔为佳节。谁知林栖者，闻风坐相悦。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？”兰草迎春而勃发，桂花遇秋而清雅；它们各自在适合生长的季节里，展示生命的芬芳。可有谁知道，引兰桂为同调的隐逸之士，因闻到了兰桂的芳香，而顿生深深的爱慕之情。兰桂若有知觉，应该引以为豪了，然而它们的本性，并非为了博得美人的折花欣赏。诗人借兰桂自芳香，不求美人折的“本心”，暗喻君子进德修业，洁身自好，不图身外富贵显达的高洁志趣，情致极为深婉。

张九龄为文丰沛、为人正直、为官清廉立名于世。据说，唐玄宗在罢了张九龄的官后，每每起用新人，总是念念不忘地问一句：“风度能若九龄乎？”

像张九龄这样的宰相，唐玄宗错过了，也就无缘再遇了。

414

刻意追求传统是徒然的。真按照古人的标准衡量，我们已离开传统太远太远，再也无法摆脱“现代”。无论如何刻意复古，也只是伪传统而已。

另一方面，刻意避免落伍也是徒然的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，再新潮的人，在下一代人看来，也仍然是落伍的。

415

一般都认为，自然科学是研究“规律”的，而人文科学（尤其是历史科学）不能研究“规

律”，因而人文科学不是科学。也有一种说法：自然科学研究“普遍性”，而历史科学研究“特殊性”。这当然都是有道理的。

但我还想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。

在本质上，自然科学是要揭示所有事物之间的共同点，包括事物的“规律”（物理学、化学）或“分类”（地质学、生物学）；而人文科学是要揭示所有人物或事件的重点，也就是那些（我们认为）能代表社会趋势或历史主流的人物或事件。我们不可能认识天上地下所有的事物，因此需要知道共同点所在；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古今中外所有的人物或事件，因此需要知道重点所在。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七三



新书快递

侧看成峰：葛兆光海外学术论著评论集
葛兆光著
中华书局

本书较全面地展现了葛兆光先生对海外学术论著的观察和思考。在本书中，葛兆光先生秉承其一贯坚持的“站在近代中国问题研究延长线上”的四个研究角度，即“时间缩短、空间扩大、史料增多、问题复杂”，尤其是统摄全局的“问题复杂”的视角出发，对从卜正民等帝制中国史的编写，到余英时宋代思想史的新解释框架，从近代日本汉学家对中国周边的考察，到生物学家洛克深入西南边陲考察纳西族文化的意义等课题，进行了深入的评论和对话，显示了强烈的预流意识、清晰的求真意识和自觉的通人意识。

赵烈文日记
樊昕整理
中华书局

曾国藩重要幕僚赵烈文，见证了太平天国的兴亡，发出了清朝灭亡的预言，久已为学者与历史爱好者所瞩目。他存世的日记，包括《落花春雨巢日记》与《能静居日记》两种，是研究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历史的重要史料。本书全部收入这两种日记，为了便于利用与检索，整理者精心编制了人名索引，附于书后。

中国色彩史十讲
肖世孟著
中华书局

色彩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，也成为中国文化的外在表征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，大到与神明的沟通、王朝的更替、社会的管理，小到个人命运、审美偏好，无一不受制于色彩。本书从十个专题出发，以历史为序，将色彩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整体，在文献史料和艺术图像的互证中，展开古代色彩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。

长问西东
刘东著
中华书局

本书为作者对中西文化进行长期比较思考的结晶。作者深入究诂“无问西东”下的西方话语隐喻，示例性地扫描了历史哲学、国际汉学、比较文学、美学、地域文化、大学研究、文化批评等领域，而又旁及边疆史学、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，显示了宽广的关切领域和深入的问题意识。在如此发散的思绪中，却又紧扣思想的主线，即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边界。作者认为，只有紧紧扣住这条边界线，才能展示近百年来最为激烈的冲突；并且，在如此震荡的界面上，可能正孕育着未来文明的增长点。

反读书记（一四四）

□胡文辉

共同点代表了“普遍性”，是以抽象代表具象，而重点却是一种“特殊性”，是以少数代表多数——前者是寻找普遍的“一”，后者是寻找特殊的“一”，但都是通过“一”来理解“多”。

也就是说，两种科学在方法上确是对峙的，但在更高的层次上，也未尝没有殊途同归之处。

416

最重要的不是拥有知识，而是拥有运用知识的能力；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幸福，而是拥有感受幸福的能力。

知识，幸福，其实到处都有，并且总在那里，一个人能拥有多少呢？

灯下读钱

钱锺书：
“我没有订婚”
□钱之俊

孙令銜说钱锺书“已订婚”，而钱锺书又极力反驳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原来孙令銜的远房姑妈（称叶姑太太）是叶恭绰的夫人，叶夫妇有个养女名叫叶崇范，洋名 Julia，据说是宋庆龄的干女儿。这样看来，叶崇范也是钱锺书的清华老师叶公超（字崇智）的堂妹。叶公超早年失去父母，主要由叔父叶恭绰抚养成人，和叔父关系很好。

这位叶小姐其实是杨绛的“先后同学”，“叶小姐是启明学生，是我的先后同学。我常听到大姐寿康和后来又回启明上学的三姐闰康谈起她的淘气。姐姐们说，这位叶小姐皮肤不白，相貌不错，生性很大胆淘气；食量大，半打奶油蛋糕她一顿吃完，半打花旗橙子，她也一顿吃光。所以绰号‘饭桶’（‘崇范’二字倒过来）。一次养母叶姑太太到永安公司买东西，叫她小坐等候，她乘间吃了三十客冰激凌，吃得病了。她在启明，曾自己编造请假信，请得假回家，换上男装，骑自行车在大马路（今南京路）一带玩上一圈，吃了个足够，再回学校。”（《听杨绛谈往事》）

谁想到，这位叶姑太太看中了钱锺书，亲自带女儿到钱家去，想招钱锺书为女婿。叶恭绰很赞成，钱基博夫妇也很乐意。唯独钱锺书和叶小姐两位当事人不同意。叶小姐早已有男朋友，是一位律师的儿子。不久，这位叶大小姐竟然和这位男友私奔，最终结了婚。杨绛说：“我第一次见到钱锺书时，就想到了这位淘气的‘饭桶’，觉得和眼前这个穿一件青布大褂，一双毛布底鞋，戴一副老式大眼镜的书生是不合适的。当时只闪过这个念头而已。”（《听杨绛谈往事》）据说后来叶小姐和私奔的男友正式结婚时，把一口不整齐的牙齿全拔掉了，换上了整齐的假牙，看起来还不错。能看得出，这位叶大小姐并非传言的“饭桶”，是一位敢爱敢恨的豪爽的民国女子。

钱锺书拒绝叶大小姐，自然得罪了叶家。叶家及其亲友都认为钱锺书很不好，说他狂妄、骄傲等等。其实钱家、杨家和叶家都彼此沾亲带故，关系复杂。钱锺书的表兄是孙令銜，而孙令銜的远房姑妈又是叶恭绰的夫人，所以当时叶家求亲时，钱基博和叶恭绰都很乐意，也算亲上加亲吧。除此之外，叶姑太太的亲兄弟孙奕英还是杨绛父亲杨荫杭的好友，杨绛和孙奕英的女儿、叶姑太太最宠爱的内侄女孙燕华从小也是闺中密友。叶家关于钱锺书的很多坏话就是通过孙燕华告诉杨绛的。更让人骇笑的是，钱氏父子后来到苏州杨家提亲，找的媒人居然就是孙奕英！

1935年，钱锺书考得第三中英庚款公费留学，新婚妻子杨绛以自费生身份出国，凭教育部发给的留学证书办签证、买船票，留学护照上的身份是杨季康小姐。杨先生似乎有意强调一点：“由于当时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的叶恭绰规定，庚款学生出国留学不得携眷同行”。（《听杨绛谈往事》）有趣的是，这条规定杨先生怎么知道就是叶董事提出的呢？难道巴巴的就是针对钱锺书吗？当时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有朱家骅、李书华、叶恭绰等14人，朱家骅是董事长（钱锺书考试时的主考）。